



“并”在中古译经中的时间副词用法及其来源*

赵 长 才

提要 中古汉译佛经中,“并”具有在未然语境中表示先发生的动作行为或事件时间的副词用法。“并”这种表先发时间的副词用法之产生,是由其所在的话语环境决定的。可概括为:

- 1) 一般只用于面对面的交谈语境中(或者是内心思维活动的语境),不用于一般的叙述语境。
- 2) 多用于未然语境,不用于已然语境,通常由说话人提出(或设定)行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从“并”常见的几种副词用法(总括、方式、协同)来看,都难以说明这些副词用法跟“并”的时间副词具有直接引申关系。本文通过考察,推测“并”的这种用法可能是受到另一时间副词“且”的影响而产生的。在相同的语境和句法位置上,“并”能够以连词义项(并列、递进)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产生出与“且”表先发时间相同的新义项。“并”这种通过类同引申而产生的新用法不是其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

关键词 并 中古译经 时间副词 先发时间 类同引申

1. 引言

1.1 “并”在中古时期的常见用法

“並”(译经中又写作“并”“竝”。以下均写作“并”)在中古时期比较常见的用法主要有下面几项,这些用法大多是承袭上古汉语而来的。

总括副词

- (1) 太子聪明,无与等者,所知书论,皆悉渊博,并是我今所未曾闻。(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1》)

协同副词

- (2)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诸比丘:“今听教未受具戒人诵经,不得并诵。从今是戒应如是说,若比丘教未受具足人经,并诵者波逸提。并诵者,俱时诵。”(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6》)

方式副词

- (3) 随后比丘法者,随后比丘不应在前,亦不应太在后。不得并肩行,莫先语,不应多语。不问不应语,若问当时答。(姚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57》)

并列连词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卷本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14ZDB092)支持。初稿曾在纪念蒋礼鸿先生诞辰100周年暨第九届中古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3月,浙江大学)上宣读,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蒙江蓝生、曹广顺、遇笑容、朱冠明等先生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中国语文》编辑部及匿名审稿专家提供了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深受教益,谨此一并深致谢忱!文中尚存谬误,概由笔者负责。

- (4) 王恐夫人念子懊恼,或能致命,即与群臣严驾出城,追觅夫人并太子消息。(北凉法盛译《菩萨投身餧饿虎起塔因缘经》) | 大海及大地,城郭并诸山,牟尼足所践,动摇如浪舟。(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23》)

递进连词

- (5) 谛观心闷,抱置膝上,对之呜唌,并作是言:“爱法之士,慈愍大仙,调御船师,为利众生,舍身寿命,今何所至?”(三国吴支谦译《菩萨本缘经·卷下》) | 即便相与,共捉砖石,追逐彼贼,并遥骂言:“弊恶罪贼,我等自可剃除须发,汝复谓我剃去手脚。”时贼恐怖,便放衣钵,各自散走。(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3》)

1.2 本文旨趣

除上面所举五种用法外,在中古汉译佛经中,“并”还具有时间副词的用法,即在未然语境中表示某一动作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前,相当于“先”或“且”。如:

- (6) 明日,迦叶至世尊所,而作是说:“食时已至,可往就食。”佛告迦叶:“汝并在前,吾后当往。”(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15》) | 婢即至僧伽蓝中,高声白言:“今时已到。”时世尊从静室出,语彼婢言:“汝并前去,我正尔往。”(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10》)

这种用法的“并”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拟先对其在译经中的使用情况进行描写,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并”表时间用法的来源。

2. “并”在中古译经中的时间副词用法

在中古译经中,当需要描述两个前后相续的行为动作或事件时,常用“并”来标示发生在前的行为动作或事件,该行为动作或事件既是后一行为动作或事件的先发事件,往往也是其预设的前提条件和背景时间,而且有时还含有权宜和暂时的语义蕴含。

2.1 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先发的时间副词“并”所出现的话语环境及判定方法

“并”表示动作行为或事件先发的时间副词用法之产生,是由其所在的话语环境决定的,可概括为:

- 1) 一般只用于面对面的交谈语境中(以祈使句最多见),或者是内心思维活动的语境,不用于一般的叙述语境。
- 2) 多用于未然语境,不用于已然语境。通常由说话人提出(或设定)行为动作或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

正是在这样的话语环境下,“并”的时间副词义才得以产生。

如何判定“并”具有在未然语境中标示发生在前的行为动作或事件的时间副词用法?

通过上下文共现的其他关联性标记成分有助于识别判定和理解“并”的时间副词义。

下面是一些具体的标记特征:

- 1) 从与之相续的后句来观察,后续小句中通常会出现明显的标示后发时间的词语如“后”“随后”“寻后”“正尔”“正尔后”“徐”“渐”等,使前后小句在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上形成呼应和关联。如:

- (7) 尔时南方有二比丘,共来问讯世尊。道中一比丘病,一比丘待,经二三日,语病比丘言:“我欲并去问讯世尊,汝差已,后来。”病比丘言:“长老,待我差已共去。”(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28》) | 迦叶他日,复往世尊所,白言:“食时已到,可往就食。”佛言:“迦叶,汝并在前,吾后当往。”(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32》)

- (8) 时,波斯匿王边境有事,遣军征之。有信乐佛法者作是念:我今当先与出家人食,然后乃行。即遣信

觅,遇见彼比丘尼,请还施食。比丘尼言:“汝并前去,我随后往。”便苦请之,强将俱还。(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29》)

(9) 明日,迦叶往世尊所,白:“时到,可往就食。”佛告言:“汝并在前,吾寻后往。”(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32》)

(10) 明日清旦,迦叶往诣佛所,白言:“时到,可就食。”佛告迦叶:“汝并在前,吾正尔后往。”(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32》)|长者白言:“阿难,并在前去,我正尔当往。”(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34》)

(11) 尔时钵罗真国有二比丘,共作伴来,问讯世尊。至蜂聚落,一比丘病,一比丘待,经二三日,语病比丘言:“我欲并去问讯世尊,汝差已,徐来。”病比丘言:“长老,待我差已共去。”(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28》)|复作是念:我今并使此人行十善道,渐以三乘而度脱之。教十善已,复以财法二施满足众生,持是功德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81》)

2) 同样语境下,在与“并”相同的位置上,表示先发的时间副词有时用其他词语,如“先”“于先”“于前”“先且”等,这些词语在共时系统中跟“并”处于同一聚合体中。如:

(12) 时十七群比丘语六群比丘言:“汝等先前去,求止住处。”六群比丘语言:“汝自去,我何豫汝事!”六群比丘是十七群比丘上座,十七群比丘语六群比丘言:“汝是我等上座,上座应先求住处,我等后当求。”(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12》)|时诸长老比丘次第教诫比丘尼,时六群比丘作是念:“诸长老比丘次第教诫比丘尼,我等不得。我等当先在前去,教诫比丘尼。”(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15》)|迦旃延言:“审欲卖者,一随我语。”答言:“唯诺。”告言:“汝先洗浴。”洗已,告言:“汝当布施。”白言:“尊者,我极贫困,如今我身,无手许容纳。虽有此瓶,是大家许,当以何施?”(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5》)

(13)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至佛所。到已,白佛:“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佛告迦叶:“汝于先去,我随后来。”(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42》)|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至明清旦,往诣佛所,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尔时世尊,告迦叶言:“迦叶,汝今且于先行,我随后去。”(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41》)

(14) 尔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是时世尊,告彼优娄频螺迦叶,作如是言:“仁者迦叶,汝于前去,我即随来。”(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41》)

(15) 尔时世尊食讫,还至彼林经行。是时优娄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佛告迦叶:“汝先且去,我随后来。”(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41》)

下面例(16)中,“并……,后……”与“先……,后……”的搭配形式在同一语段里先后出现,形成互文,更清楚地反映出“并”作为时间副词在未然语境中表先发事件的语义功能。

(16) 是时,尊者大目连如人屈伸臂顷,往至祇洹精舍舍利弗所,语舍利弗言:“如来有教,云阿耨达龙王欲得相见。”舍利弗报曰:“汝并在前,吾后当往。”目连报曰:“一切圣众及阿耨达龙王迟想尊颜,欲得相见,唯愿时赴,勿轻时节。”舍利弗报曰:“汝先至彼,吾后当往。”(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29》)

有时,在未然语境中用“并”,已然语境下用“先已(先前已经,之前已经)”,二者表示时间的功能形成明显的对比。如:

(17) 昔天竺国有二贫人,营生计俭,常卖酪自存。二人各头戴酪瓶,诣市欲卖。时值天雨,道路泥滑。一人有智,自思惟言:“今日泥雨,道路难行,我或倾倒,瓶破失尽。今并出酥,若我当倒,所失无几。”一人少智,全持诣市。中路泥滑,二人俱倒,一人愁忧涕泣,宛转卧地。一人都无愁色,亦不懊

恨。有人问言：“汝等二人酪瓶俱破，所失亦等，彼此无异。何故一人独愁涕泣懊恨，一人静然都无恨色？”一人答曰：“我所持酪，都未出酥，今日瓶破，所失荡尽，是以懊恨不能自胜。”一人答言：“我所持酪，先已出酥，今瓶虽坏，所失无几，是以坦然无所恨也。”（道略集，鸠摩罗什译《杂譬喻经》）

在未然语境下，有时先发与后发事件的表述次序可以颠倒，如：

- (18) 时六群比丘，晨起着入聚落衣，往六群比丘尼所。问言：“今是吉祥日，汝有饮食不？当共诣河上游玩。”六群比丘尼言：“正尔当办，大德可并觅船乘。”六群比丘即往至王家船官，上请取好船及种种庄严。即持餐具置船上，共比丘尼同载，顺流上下。（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15》）

上例中“并”虽用于后一小句，但并不影响事件本身的先后顺序，而且同样是在未然语境。这样的语序安排只是出于语用上要突出焦点信息的考虑。

3) 后续句虽然没有出现明显的后发事件时间标记词，但从上下文仍可看出前后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或条件关联。如：

- (19) 尔时频头莎罗王疾病唯笃，余命无几。辅相庄严阿恕伽已，而白王言：“请当并立阿恕伽为王，以理国事。苏深摩来，当还废之。”（旧题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1》）世尊告曰：“汝并在前，如来自当知时。”（东晋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32》）婆罗门言：“我欲见王。”菩萨问言：“何故见王？”婆罗门言：“我今贫困，又多债负。闻王好施，故来乞索，用以偿债，远离贫苦。更无所归，唯望王恩拯救于我。”菩萨语言：“汝并归去，此间无王，何所归诚？”婆罗门闻是语已，迷闷躑地。（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15》）

2.2 时间副词“并”的进一步引申用法

在未然语境中，“并”所在的前句有时不仅表示时间上的先发，而且也对后句构成一定的预设前提条件。但这种预设的前提条件不构成必要前提条件，比较弱，因而具有权且和暂时的语义内涵。如：

- (20) 彼婆罗门住华氏城中，于其城外，有一聚落。彼婆罗门有少因缘，诣彼聚落，到所亲家。时其亲友以缘事故，余行不在。时孺尸迦婆罗门语其家人：“汝家颇有经书以不？吾欲并读，待彼行还。”时所亲妇，即为取书，偶得十二缘经而以与之。既得经已，至于林树间闲静之处，而读此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1》）彼婆罗门语老婆罗门言：“于昨宿处，有一草叶着我衣裳。我自少以来，无侵世物，叶着衣来，我甚为愧，欲还草叶，归彼主人。尔并停住，待我往还。”老婆罗门闻是语已，深信其言，倍生爱敬。（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10》）

2.3 复音词“并可”

“并可”是由“并”与词缀“可”构成的附加式复音词^①，义同“并”，同样表示先发时间。如：

- (21) 尔时，六群比丘以药乳汁浇粳米饭，盛满钵，置在前，更望得。摩诃男作是念：“谁食不食？谁少不少？”作是念已，便看，见六群比丘盛满钵，香药乳汁浇饭在前不食。问言：“何故不食？”答言：“有生乳不？”摩诃男言：“是药草乳汁香美，并食，有生乳者，当更相与。”又问：“有酪不？有熟酥、有生酥、有油、鱼、肉脯不？”答言：“是乳香美，用好药草煮，并可食用，有酪熟酥生酥油鱼肉脯者当与。”（姚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13》）

上例中，前用“并”，后用“并可”，义同，“可”为词缀。又如：

① 熊娟(2008)对中古时期“可”的后缀用法做过专门研究，文中举出“所可”“易可”“难可”“宁可”“或可”“容可”等“~可”式复音词。本文所讨论的“并可”“且可”复音词中的“可”亦是后缀。此外，同时期还有“甚可”“幸可”等以“可”为后缀构成的复音词。

- (22) 王闻是语,举声大哭。宿大哆言:“王不须哭,生死轮转,不曾休息,会必别离,何用哭为!”王言:“汝今并可试学乞食,坐此树下草铺上宿。”于是便与钵盂锡杖,使从官人次第乞食,官人皆与美好饮食。(旧题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2》)|善男子,如贫女人,舍内多有真金之藏,家人大小无有知者。时有异人,善知方便,语贫女人:“我今雇汝,汝可为我芸除草秽。”女即答言:“我不能也。汝若能示我子金藏,然后乃当速为汝作。”是人复言:“我知方便,能示汝子。”女人答言:“我家大小尚自不知,况汝能知!”是人复言:“我今审能。”女人答言:“我亦欲见,并可示我。”是人即于其家掘出真金之藏。女人见已,心生欢喜,生奇特想,宗仰是人。(北凉昙无讫译《大般涅槃经·卷2》)

3. “并”时间副词用法的来源

上面所考察描写的“并”在中古汉译佛经里出现的表事件先发的时间副词用法,其来源是什么?又是如何产生的?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本文开头介绍的“并”已有的几种常见副词用法(总括、方式、协同)来看,都难以说明这些副词用法跟“并”的时间副词义具有直接引申关系。因此,“并”表先发时间的副词用法可能另有来源。

通过考察,我们注意到,同一时期在译经文献和本土传世文献中,另一时间副词“且”在词义和用法上与“并”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较强的关联。由此我们推测,“并”表先发时间的副词用法有可能是受到“且”的影响而产生的。

3.1 “且”在译经中的用法

“且”在上古汉语里就是一个活跃的虚词,具有多个词性和多种用法。其中表时间的副词用法一直延续下来,除了可以表示“将然,将要”义外,另一个核心义便是表示先发时间,强调其临时性(权宜)、暂时性,可释为“姑且、暂且”。如:

- (23) 且以喜乐,且以永日。②(《诗经·唐风·山有枢》)|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孟子·滕文公上》)|右尹曰:“请待于郊以听国人。”王曰:“众怒不可犯。”曰:“且入大县,而乞师于诸侯。”王曰:“皆叛矣。”(《史记·楚世家》)

在中古译经里,“且”的这种用法仍很常见,并且有所发展,往往可径释为“先”。如:

- (24) 阿闍世行,且问舍利弗:“文殊师利等尊者几人?”舍利弗言:“五百人。”(东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阿闍世王经·卷上》且问舍利弗,犹“先问舍利弗。”) | 有人与满手栴檀香,不肯受之,反谓与之不净栴檀香。其货主语其人言:“此栴檀香,卿莫谓不净乎?且取嗅之,知香不。试视之,知净不。”痴人闭目不视,不肯嗅。(东汉支娄迦谶译《般舟三昧经·卷上》)|善慧至诚,感其莲花踊出瓶外,善慧遥见,即追呼曰:“大姊且止,此花卖不?”(刘宋求那跋陀罗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1》)|若比丘賁直,至有主阿兰若林中,语守林人:“汝听我且取材木,取竟便还汝直。”若守林人答言:“若,尔随意取。”比丘便使人入林,随意而取,取者无罪。(萧齐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毘婆沙·卷9》)|银色女言:“妹今当知,此子乃是我自身肉之所贱得,今且寄妹,我须向家取诸饮食。”(元魏佛陀扇多译《银色女经》)

更多情况下,“且”用于前后相续的前一小句,标示未然语境中先发事件的时间,而后续小句常有“当”“方”“欲”“后当”“随后”“寻后”“渐渐”等时间词语来标示随后将会出现的事件或将要发生的动作行为,彼此形成相互呼应和前后关联的搭配形式。如:

- (25) 和上言:“止,卿且出去,吾当思惟。”弟子适出,未到户外,已成真人。(旧署后汉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卿且出去,犹“你先出去。”) | 目犍连便前作礼,头面着佛足,便白佛言:“诺,阎浮利四辈,饥

② 袁仁林《虚字说》:“事非确实,略与留连,有‘姑且’之‘且’。”

渴欲见佛。善哉,愿尊愍念世间,以时下到阎浮利。”佛便告目犍连:“汝且下语世间四辈,佛却后七日,当从天上来下,安详会于优昙满树下。”目犍连言:“诺,受教。”(三国吴支谦译《佛说义足经·卷下》)

(26) 是人守戒,奉法难及,且待须臾,方见其德。(三国魏白延译《佛说须赖经》)

(27) 尔时,摩竭国瓶沙王为佛众僧故,遣诸将守护僧伽蓝。时诸比丘语诸将言:“汝等且出在外,我等欲作羯磨说戒。”诸将报言:“王瓶沙见遣来,为佛众僧故守护,王意难犯,我等不能出外。”(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36》)

(28) 若此比丘受施呪愿已,语施主言:“且置汝边,我后当取。”(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3》)|主人问言:“汝何以留一食分?”答言:“我且留之,后当并取。”(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7》)

(29) 佛语迦叶:“汝且前去,吾随后到。”迦叶适去,佛到俱耶尼取彼牛乳。(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6》)|时,木师中道见达尼迦比丘,语言:“以汝因缘故,我今有事。”比丘言:“且去,我随后往。”(姚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1》)|前行未远,白二兄言:“兄等且去,我有私缘,比尔随后。”(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1》)

(30) 时达尼迦入城乞食,道路见之,问言:“汝何所犯,系缚乃尔?”答言:“由大德故,致此大罪,愿见救免,全其性命。”达尼迦言:“汝且在前,吾寻后到。”(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

(31) 昔波罗奈有一猎师,向于雪山,值大雹雨。有五百鹿,共入一窟。时彼猎人,欲尽杀之。便作是念:若都杀者,则皆臭烂。且挑其眼,渐渐食之。即时便挑五百鹿眼。(元魏吉迦夜译《付法藏因缘传·卷4》)

从上举例(25)-(31)可以看出,与前一小句中标示先发时间的“且”相呼应而出现在后续小句中的“当”“方”“欲”“后当”“随后”“寻后”“渐渐”等时间词语,跟同一时期的译经文献里与“先”相呼应的时间词语相同。由此可知“先”与“且”亦在同一聚合关系中,表达的意义相同。

3.2 复音词“且可”“并且”“先且”“且先”

除单用外,“且”还可以与其他语素组成复音词。

且可 “且”与词缀“可”组合,构成附加式复音词“且可”,意义不变,仍表先发时间。如:

(32) 波罗奈国,有佛出世,号曰迦叶。于彼法中,有一沙弥,奉事和上。时彼城中作大节会,尔时沙弥语和上言:“今节会日,宜早乞食,必当多获。”师即答言:“日时故早,且可坐禅。”第二第三,如是白师,师犹不从。(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10》)

(33) 比丘食已,便作是念:“我远来饥乏,今日得如是适身饮食,且可小停,消息四大,然后当往,奉觐世尊。”(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16》)

按,上例前一小句用“且可”标示先发事件的时间,相续的后一小句用“然后”标记后发事件的时间,彼此形成呼应。

(34) 当此之时,彼嫁女家遣人索珠。时穿珠师听法情浓,不暇为穿,即答之言:“且可小待须臾之顷。”已复来索,乃至三返,犹故不得。(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4》)

(35) 尔时,善觉语彼使言:“善使仁者,为我咨启大王是言。我有八女,一名为意,乃至第八,名为大慧,何故大王求最小者?大王且可待我处分七女竟已,当与大王大慧作妃。”时净饭王复更遣使语长者言:“我今不得待汝一一嫁七女讫,然后取于大慧作妃。汝八头女,我尽皆取。”(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5》)

按,例(35)前半部分,后续句用表示将然的时间词“当”标记后发事件的时间,与先发时间标记“且可”相呼应。接下来后半部分,净饭王不同意善觉的请求,以“不得待汝一一嫁七女

乞,然后……”这种否定的形式重复善觉的请求,最后表达出“汝八头女,我尽皆取”的意志。

并且 由“并”与“且”同义连用结合为复音词,仍表先发时间,如:

(36) 木工即时随信到王所,中路值达貳迦比丘。木工见达貳迦比丘已,即前礼言:“坐尊人故,将我到王所。”比丘答言:“并且在前,吾寻后到。”尔时木工即到王所。(姚秦竺佛念译《鼻奈耶·卷1》)

上例中,相续的前后小句分别用时间标记词“并且”(表先发)和“寻后”(表后发)相呼应,形成时间上彼此关联的连续小句。稍晚译出的《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亦记述了同一事件:

(37) 王即勅左右:“收典材令。”受教即收,将诣王所。时达尼迦入城乞食,道路见之,问言:“汝何所犯,系缚乃尔?”答言:“由大德故,致此大罪。愿见救免,全其性命。”达尼迦言:“汝且在前,吾寻后到。”时典材令既至王所。(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1》)

《五分律》中,前后小句分别用“且”和“寻后”相呼应,由此可知,《鼻奈耶》例中的复音词“并且”义同“且”。

不过“并且”这种通过同义连用组合在一起构成双音词形式标示先发时间的用例很罕见^③,在我们所调查的译经语料中,只见到这1例。

先且 由“先”与“且”同义连用结合为双音词,如:

(38) 尔时世尊食乞,还至彼林经行。是时,优楼频螺迦叶过彼夜后,往诣佛所。到佛所已,而白佛言:“大德沙门,若知时者,饭食已办。”佛告迦叶:“汝先且去,我随后来。”(隋阇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41》)

上例中“先且”与“随后”亦在前后相续小句中互相关联。在中古以后唐宋人译经和撰述的佛教文献中,“先且”表先时的用法更为常见^④。

且先 同“先且”。如:

(39) 复次,优波离,若寡闻不知修多罗,而举他罪,即生彼语,问言:“长老,此事云何?此有何义?”便不能分别答彼问,即生彼语:“长老,先诵修多罗,然后当知。”优波离,若比丘多闻诵修多罗,便不生彼语。复次,优波离,比丘寡闻不诵毘尼,而举彼罪,生彼问言:“长老,此何所说?因何而起?”若不能说所起处,复生彼语言:“长老,且先自诵习毘尼。”优波离,若比丘多闻诵习毘尼,而举彼罪,不生彼问。(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59》)

上例前面说“长老,先诵修多罗,然后当知”,后面再次说“长老,且先自诵习毘尼”,前后形成互文,“且先”义同“先”,表先发时间^⑤。

③ 中古以后复音词“并且”虽常见,但多用来表并列或递进意义,为连词。从来源上看,连词“并且”其构词理据也是通过同义连用形成的。

④ 如:时影胜王欲至佛所,彼二龙王见大王来,白世尊曰:“大德!我今先且敬法?为敬王耶?”(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卷39》) | 凡诸男子未知女意,先且执手,欲试其情。若听许时,次当捉臂,乃至咽腹,渐更触余。(唐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卷3》) | 若人生无色界,未离欲无色界,先且观欲界过失,生色界欲,后观色界过失,舍色界欲,生无色界欲。(唐道基撰《摄大乘论释·卷1》) | 先且总许,后正申去取。(唐澄观述《大方广佛华严经疏疏演义钞·卷17》) | 先且分定初二句明学寡,次二句明行薄,又次二句明情疎,复次二句明志塞。(宋元照撰《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1》)

⑤ 江蓝生先生提示笔者“且先自诵习毘尼”是否也可理解为“且/先自诵习毘尼”,即“先自”为词,“自”为词缀。若如此,则“且”“先”就不宜视作同义连用的复音节时间副词。笔者为此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在中古译经里“先”与“自”连在一起时,“自”或为反身代词,义为“自己”,或作副词,义为“亲自”。如:凡物皆先自利,后能利人。(姚秦鸠摩罗什译《十住毘婆沙论·卷1》) | 先自正己,然后正人。夫自正者,乃谓为上。(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21》) | 我听法已,先自度身,然后度人;先自解身,然后解人。(北凉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21》)因此,笔者认为“且先自诵习毘尼”中的“自”还是理解为“自己”或许更恰切。

- (40) 彼当马臣如是报言:“仁者若欲缚于我者,且先自缚汝之所有眷属,妻儿、兄弟、姊妹、姑姨、舅氏,合皆禁缚。”(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17》)

有时“且”与“并”甚至先后使用,均表示先发时间,都具有权宜性和暂时性,如:

- (41) 相师语阿恕伽母言:“阿恕伽必得为王。”母语相师言:“且莫复道,并远藏避,如护身命,待阿恕伽得绍王位,汝可来出。”(旧题西晋安法钦译《阿育王传·卷1》)

3.3 类同引申与时间副词“并”的产生

蒋绍愚(1989/2000)提出“相因生义”是词义演变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指某个新义位的产生与本义无关而是受与该词具有聚合关系的另一个词语的影响所致。蒋先生将相因生义分为同义、反义两种情形,“甲词有a、b两个义位,乙词原来只有一个乙a义位,但因为乙a和甲a同义,逐渐地乙也产生一个和甲b同义的乙b义位。”“甲词有a、b两个义位,乙词原来只有一个乙a义位,但因为乙a和甲a是反义,逐渐地乙也产生一个和甲b反义的乙b义位。”

江蓝生(1998)讨论了在聚合关系中,相关语词如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或义类相关的词之间相互影响而发生的类同方向的引申情况。江先生指出,有些多义词,只要其中有一个义项相同,就能够以这个意义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类同引申有时不是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

受蒋、江两位先生观点的启发,我们认为,“并”在中古译经中之所以会产生时间副词的用法,可以用类同引申理论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

从上面所举中古译经中副词“且”的几种用法来看,“并”跟“且”有着比较紧密的关系。“并”的时间副词用法是中古时期才出现的,而且只在译经文献里频繁出现,其使用的语境及相应的双音词构词方式,所表达的语义内涵等,都跟“且”有相平行的表现。因此,我们推测,“并”之新用法的产生可能是受到“且”同类用法影响的结果,即,类同引申导致了“并”表先发时间这一副词义项的产生。

如果进一步追溯的话,引发“并”“且”发生类同引申的最初同义聚合可能是它们的连词义项(或义位)。“且”与“并”都可以作并列连词和递进连词。

上古汉语时期,“且”作并列连词,可构成“且……且……”固定表达格式,如:

- (42) 襄子迎孟谈而再拜之,且恐且喜。(《韩非子·十过》) | 土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史记·李将军列传》)

这种用法沿袭至中古时期,在本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都常见,如:

- (43) 王且笑且言:“那得独饮?”(《世说新语·方正》) | 舞女闻已,寻将诸人,共相追逐,且歌且舞,到竹林中。(三国吴支谦译《撰集百缘经·卷8》) | 时罗睺罗,随佛而行,且行且语。(隋闍那崛多译《佛本行集经·卷55》)

中古时期,“并”由自身表“并列,平列”的动词义发展出连词用法,作并列连词,也可构成“并……并……”固定表达格式,表示两种动作同时进行。在本土文献和译经文献中均有用例。如:

- (44) 林类年且百岁,底春被裘,拾遗穗于故畦,并歌并进。(《列子·天瑞》) | 此诸从者,或执金饼,或持拂扇,或捉香花,侍卫彼女。将诸妓人,而自围绕,并语并笑,或举右手,指魔道径。(姚秦鸠摩罗什译《大庄严论经·卷4》) | 时诸比丘尼共比丘在道行,在前行,或并语并行,或在前或在后。(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48》) | 普彼天众共诸天女,歌舞游戏,徐上彼山,并行并看。(元魏般若流支译《正法念处经·卷53》)

“且”上古时期就有递进连词用法,一直沿袭至中古以后,如:

- (45)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颖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左传·隐公元年》）| 桓南郡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桓曰：“王主簿，可顾名思义。”王未答，且大笑。桓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儿笑。”（《世说新语·排调》）| 今此家中，大有财物，汝父母钱及余先祖财宝，恣汝所欲，且汝爱妇今犹故在，当共生活。何以如是受诸勤苦？汝当归家，受五欲乐，自恣布施种诸功德，供养三宝。（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卷1》）

“并”在汉代出现递进连词用法，中古时期的本土文献和译经文献均较常见。如：

- (46) 居民得，并田作。（《汉书·赵充国传》颜师古注：并，且也。）| 见者呼之曰：“荀先生，小住。”并行应之。（《后汉书·荀子训传》李善注：并，犹且也。）| 佛灭度后，弟子立庙，图像佛形，并设讲堂，论义经法。（东汉支曜译《佛说成具光明定意经》）| 此时比丘，持食诣比丘尼精舍，坐食。此比丘尼起，与酱菜，并说本居家中时事。（姚秦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诵律·卷44》）

“并”自身由上古时期已有的几种常见副词用法（总括、方式、协同）难以引申发展出表先发时间的副词用法，而且从时间上看，“并”在上古时期已经具有的各种副词用法跟同时期“且”的副词用法也并无关联。

但是中古时期在连词的一些义项（并列、递进）上，“且”与“并”可以构成同义聚合关系，有着相同的意义和功能，这样就为类同引申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同时“且”自上古就已具有表先发时间和权且、暂且的副词用法，因此，在相同的语境和句法位置上，“并”能够以连词义项（并列、递进）为基础发生类同引申，产生出与“且”表先发时间相同的新义项。“并”这种通过类同引申而产生的新用法不是其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而是相同语境造成的。可图示如下：



4. 结语

中古译经中，“并”出现了一种新的用法，即用作时间副词，表示先发时间。较早的用例见于魏晋时期的译经，更早的东汉译经尚未见到用例。从我们考察的语料来看，“并”的这种时间副词用法只见于中古译经文献，同时期的本土文献（如《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齐民要术》《颜氏家训》等）未见使用，因而具有较鲜明的文献类型特征。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和解释，即为什么“并”的这种新用法只出现在中古译经文献中？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我们还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完满的解答，但根据所考察语料的性质和特点可以作一初步的推测。佛典译为汉语，目的是为传播佛教教义，吸引更多信众，自然希望多数人能够理解，因此就不能不通俗。反映在具体的译经实践上，尽可能采用当时普通大众日常使用的口语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会收到最佳效果。应该说尽量贴近口语是整个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翻译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正因如此，才使我们有更多机会观察到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的一些语言现象。而“并”之表先发时间的新用法应该正是当时口语成分的实际反映^⑥。

“并”表先发的时间副词用法似乎只限于中古时期的译经文献，唐代的译经和本土文献中

⑥ 匿名审稿人提示笔者考虑“并”的这种新用法是否只是译经者的一种误用，我们觉得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早期译经者多为印度或西域地区的僧人，他们的汉语水平普遍不是很高，在习得汉语的过程中受自己母语的影响较大，会使用一些不地道不规范的汉语表达形式，这种现象在中古译经里是比较常见的。但若说是纯然的误用，也颇有难解之处，因为这种用法的用例并不在少数，而且不是集中在某一部或少数几部译经里。

未见到此种用法,个中原因还可以作进一步深入探讨。据我们初步考察,有可能跟另一个表示先发时间的副词“先”有关。唐以前“先”基本上只用于已然语境,较少用于未然语境,但唐以后“先”在未然语境里用来表示先发时间的用法越来越多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并”新用法的使用。

参考文献

- 江蓝生 1998 《相关语词的类同引申》,《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中华书局。
- 蒋绍愚 1989/2000 《论词的“相因生义”》,《语言文字学学术论文集——庆祝王力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知识出版社。另收入蒋绍愚《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2015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商务印书馆。
- 罗积勇 1989 《论汉语词义演变中的“相因生义”》,《武汉大学学报》第5期。
- 王小莘 1998 《试论中古汉语词汇的同步引申现象》,《南开学报》第4期。
- 解惠全 2008 《古书虚词通解》,中华书局。
- 熊 娟 2008 《汉译佛典中的“所可”》,《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1期。
- 许嘉璐 1987 《论同步引申》,《中国语文》第1期。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古代汉语研究室 1999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赵长才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zhchangcai@163.com

首届跨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

首届跨语言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16年9月24-25日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虹口校区逸夫图书馆会议室举行,会议主题为“跨语言‘反身’与‘强调’形式库藏研究”,共有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会议包括8场主旨报告以及8场分组讨论。24日上午,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峰、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院长赵蓉晖教授进行开幕式致辞。

本次会议的主旨演讲讨论了跨语言背景下的反身和强调范畴研究。根据报告顺序,香港中文大学的潘海华教授再谈形式句法中与反身现象有关的经典问题“阻断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胡建华教授介绍了照应依存中的局部性与显著性特点;上外语言研究院的金立鑫教授从功能类型学的角度提出类型学的解释层次系统;南京大学的沈阳教授对汉语中的一个特殊结构“没的VP”进行了分析;上外西方语学院的陆经生教授介绍了西班牙语的反身现象并对西、英、汉三语的比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上外语言研究院的吴建明副教授提出“库藏空间”和“库藏结构”等概念,推动了库藏类型学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黄成龙教授报告了藏缅语中反身代词形式与功能的描写、分析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刘丹青教授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在库藏类型学理论框架下对指示、人称、反身等多个范畴进行研究的成果。

本次会议的主要特点为跨语言,报告中所涉及的语言多达几十种,使外语学界、民族语学界以及汉语方言学界之间得到了充分交流。本次会议的另一个特点是跨流派,围绕着同一语言现象,除了类型学派之外,还有功能学派、描写学派以及形式学派的学者参会并发表精彩的报告。此外,本次会议涉及的语言众多,是一次跨语言研究的学术盛会,除汉语和英语外,还包括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韩语、日语、印尼语等语种,此外还汇集壮语、塔吉克语、白拉祜语、南岛语、藏缅语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官话、吴语、闽语等汉语方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叶子)